

石南征 主编

苏联 经典散文

Wai Guo
Jing Dian
San Wen
Cong Shu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I512.6
22

石南征 主编

苏联经典散文

WAIGUOJINGDIANSANWENCONGSHU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联经典散文/石南征主编. 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5. 4
(2005. 6 重印)

ISBN 7-5321-2762-1

I. 苏… II. 石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苏联 IV. I512.6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98356 号

责任编辑: 谢 锦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苏联经典散文

石南征 主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. sta. net. cn

网址: www. slcm. 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092 1/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97,000

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3,301—6,600 册

ISBN 7-5321-2762-1/I · 2140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15

前 言

石南征

苏联文学七十余年,出了不少好散文。

不过,苏联文学中,并没有我们当今理解的散文概念。俄文 *проза* 可译为“散文”,但指的是与韵文相对的一切散文文体作品。这一概念与我们旧有的散文(古时称“文”或“笔”)概念倒是很相近。

按欧洲文学传统,文学分类采用三分法:戏剧的、抒情的和叙事的。俄苏文学也不例外。然而,理论的严谨是一回事,而对文学过程的具体把握有时是另一回事。在苏联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,往往采用另一种三分法:戏剧、诗歌和 *проза*。*проза* 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。在 *проза* 名下,既有小说,又汇集了我们所理解的各类散文。

其实,在苏联文学中,也找不到与中文“小说”对等的术语,只有具体的“短篇小说”(рассказ)、“中篇小说”(повесть)和“长篇小说”(роман)。

或许,正由于缺少散文与小说这两个概念,而将一切散文文体作品汇于一炉,使得苏联文坛在确认某些作品的体裁时,显得比较随意,有时

令我们困惑。不少散文类作品被划入小说,比如本书选译的《弗拉基米尔村路》、《白天的星星》,被称为“抒情中篇小说”。其实,无论就其纪实性,还是就其自身结构特征来说,都称得上典型的散文。而某些本应属于小说的作品,却被冠以散文类称谓,比如五十年代非常轰动的作品《区里的日常生活》,往往被称为“特写”,其实是小说,因为据作者奥维奇金自己称,无论人物,还是情节,都是虚构的,只不过被有意赋予了特写的外在形式。也确有一些作品,基本纪实而不刻意纪实,叙事结构较为完整,似乎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。

当然,没有小说概念,并不影响有好的小说;没有散文概念,也不妨碍有好的散文。

本书选收的散文作品,出自苏联文学史的不同年代,题材各异,形式也颇为多样。普里什文的《大地的眼睛》、阿赫马托娃的《自传随笔》、邦达列夫的《瞬间录》等,属于系列的短小随笔、札记和小品一类。普里什文是散文大家。他能写很好的小说,但提起他,首先让人想到那些散淡的、智慧的、散发着大自然气息的散文。在文学界,普里什文享有“大自然研究家”和“物候学家”的名声。他的不少作品已经译为中文,对于他,我国的散文读者应不陌生。《大地的眼睛》写于1946至1950年间,由作家晚年的札记汇集而成。题目来自他三十年代的著名散文集《大自然的日历》,其中写道:“在民间传说中,湖就是大地的眼睛。”全书不拘形式,信笔抒写对生活的体验,对艺术和创作的思考,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,充满

诗意和哲理。阿赫马托娃是诗人,诗人的散文往往耐读。《自传随笔》中,除去首段《自我小传》篇幅略长并有点正式文字的味道外,其余诸段都写得短小而随意,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。这虽然是为写自传所做的准备,但读来与其说是片断的往事,莫如说是心迹与心声。彼得堡和小城巴甫洛夫斯克的气味、颜色和声音,是透过一种独特的印象传达出来的,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。对诗歌艺术的感受和思考贯穿全文,不经意的叙说中时时闪过令人叹服的真知灼见。“我从未飞离或爬离诗歌,虽然她曾用桨重重地打在那双僵硬的、抠着船舷的手上,要我沉到水底去。”可见诗人对诗歌艺术的执着。当代作家邦达列夫的《瞬间录》,显然对普里什文有所继承。作者的思绪集中在人世的沧桑和感触上,在稍纵即逝的一个个瞬间,品味着人生,捕捉着永恒。

真实的书信往往是最感人的散文。二十年代,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、茨维塔耶娃和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三人之间,有过一段微妙的书信往来。当时,他们一个在俄罗斯,一个在法国,一个在瑞士,可谓天各一方。但某种机缘使他们在精神上会聚一起,构筑了一个只属于三人的精神国度。他的畅谈诗艺,倾诉心曲,表白爱意。如今,这些坦诚的私人信件,已被我们当作“作品”来读。这里只选译了两位俄罗斯作家的部分信件。拿过这些信件,或许有些猎奇心,但读过之后,便会被流溢于字里行间的那份真诚深深打动。这真诚是高贵的,同时又是朴实的。我们难免为这段书信史悲剧性的猝然中断而遗憾,然而

精神的会聚并没有因此结束。请听，茨维塔耶娃在悼亡信中呼唤：“莱纳，给我写信！（一个多么愚蠢的请求？）”

作为散文高手，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我国有较高的知名度。他的文艺随笔《金蔷薇》屡屡被各种刊物选译。其实，他的各种特写也写得十分出色。这里新译两篇旅行特写《梅晓拉》和《沃罗涅日的夏天》。二者写得清新脱俗，富于情趣，不愧为大手笔。同为特写，本书选收的爱伦堡的作品却是另一种格调。1936至1939年间，爱伦堡作为《消息报》记者，被派往西班牙，亲眼目睹了西班牙民众的反法西斯热潮，以及他们遭受的战争苦难。这一切在爱伦堡的特写中得到如实反映。简练圆熟的笔法，富于动感的场景勾勒，使这些新闻性很强的特写，具有很高的文学品位。

属于杂感随笔之类的有多篇作品。诗人勃洛克在《异教徒的忏悔》中，以歉疚的心情，回顾了萦绕心怀的一段遥远的生活。笔法独特，颇耐寻味。他的《不曾被爱过的女人的日记》，是由一份特殊手稿引发的感想与议论。作者激烈抨击那些傲慢的“经济和道德上阔绰的人们”。他走进一个社会底层女人的精神世界，从中发现了用来镶嵌新文化王冠的“矿石碎块”。阿斯塔菲耶夫的三篇作品都是动情之作，也是动人之作。《托尔斯泰——神圣的名字》抒写作者对托尔斯泰的“爱与怕”。《最难忘的酬报》记叙一段让人感念至深的人间真情。《惊惧》写的是童年的一次可怕经历，及其在内心留下的无法抚平的创伤。雅申的《送兵出征曲》也是对童年的动情

回顾。

这里应该特别谈到五六十年代的抒情散文。这一时期,散文中抒情因素的增长引人注目。苏联评论界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抒情倾向时,大多从整个 проза 乃至整个文学着眼。的确,小说也出现了明显的抒情化,比如农村题材小说、青年小说(即青年作家写青年的小说)等。但散文创作的活跃,无疑在整个 проза 的抒情化中,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散文本质上是倾向于抒情的。别尔戈利茨的《白天的星星》、索洛乌欣的《弗拉基米尔村路》等抒情散文的发表,在当时是轰动的事件。《白天的星星》可称五十年代抒情散文的滥觞,对后来的散文及小说具有深远影响。它从1954年开始陆续发表,成书于1959年。结构上采用短篇连缀的方式,各篇独立,不拘一格,有片断的童年回顾、旅行见闻、文学点评、日记杂感等等。作品的动人之处,首先在于那种坦诚的、信任的、娓娓道来的叙述态度,以及那种在恬淡蕴藉中使人心弦震颤的韵味。作者将此书作为自己一生经历与创作的总结,故而称之为“我主要的书”。索洛乌欣是个很独特的作家。他是五六十年代最早关注农村问题的作家之一。农村题材文学的兴起,与索洛乌欣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人们大多不否认这一点,但他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独特的“物质”兴趣——俄罗斯的自然风光、建筑、绘画等等,却不为当时许多同行所认同。奥维奇金就曾批评他脱离农村的主要问题。后来,他的影响渐渐增大。人们开始日益发现和肯定那些“物质”所包含的传统精神道德价值。一些

作家也或早或晚地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,继而发展为一个新的创作潮流——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(农村散文)。索洛乌欣应看作这一潮流的先驱之一。《弗拉基米尔村路》是他的代表作。它记叙了作者徒步游览弗拉基米尔地区的四十天历程。它从一个久居都市的农村游子的眼光,描述了故乡原野、溪流、小路与村落的惊人之美。文中充满对故乡、对俄罗斯大地的深爱。雅申也是那些年很活跃的人物。他同索洛乌欣一样,对俄罗斯乡村别具感情。短篇《请尝花楸果》写得十分优美而抒情。花楸果——多彩而温馨的象征。它代表着一种在平凡和清苦中品味甘甜的生活经验,一种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,一种独具的审美情趣。面对一束红红的花楸果,作者陶然而醉,也邀请读者一起陶醉。如果你不懂得老式的俄罗斯,如果你没有尝过花楸果,那么请读这篇散文。有趣的是,以上三位在抒情散文领域执牛耳的人物,均为诗人。这不奇怪,抒情散文与诗颇多相通。

五六十年代的某些抒情主题,也回响在七八十年代的散文中。家乡主题在阿瓦尔族诗人加姆扎托夫的散文中,得到极为强烈的表现。阿瓦尔是个很小的民族,达吉斯坦不过弹丸之地,而《我的达吉斯坦》洋溢着对家乡的强烈自豪感,同时又显示出一种豁达的胸怀与乐观幽默的情趣。巴什基尔族诗人卡里姆的《漫长漫长的童年》,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童年时代的人物,显示出较强的叙事性(因此主要被当作小说)。但作者时时打破叙事链条,转入对人生的思考,一唱三叹,情致

悠远。在苏联,拉斯普京的名字常常同贝加尔湖联系在一起,因为他为保护贝加尔湖的自然环境,做了许多工作。他生活在远东的伊尔库斯克,自然对贝加尔湖多了一份感情。《贝加尔湖啊,贝加尔湖……》力求传达出在贝加尔湖的神奇壮丽面前,人们所感受到的灵魂震撼与净化。作者再一次呼唤人世的良知,珍爱这西伯利亚的明珠,珍爱大自然的一切恩赐。

本书选收的其他作品也各具特色。正如扎雷金自己所谈,《我的诗人》是“对契诃夫作品的读后感”。不过,与其说作者在品评作品,莫如说在研读契诃夫其人。作者以透辟的理解和如诗如画的遐想,带领我们穿越了历史的悠悠岁月,见到了活生生的契诃夫。别洛夫的《和谐》属于民间风俗记一类,但作者称之为“民间美学特写”,可见立意之不一般。这不由使人想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“美是生活”的著名论断。作者对俄罗斯北方民俗的谙熟令人惊叹。诗人沃兹涅先斯基在《我十四岁》中,追怀青少年时代的往事,写到帕斯捷尔纳克,写到他的亡故。作者与帕斯捷尔纳克的恒久的忘年之交,是文坛的一段佳话。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的回忆文字读来趣味盎然。未曾想到,俄罗斯诗歌的“白银世纪”的代表人物阿赫马托娃,竟与我国大诗人屈原有这样一段缘分。这里还选译了苏联早期诗人曼德里施塔姆的两篇论说文字,从中可以领略到他特有的思想锋芒与激情。

苏联文学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,但作为一种精神遗产,我们却会时时把它翻回。我们面

对的是一幅有瑕有瑜、有毁有誉的复杂图景。但真正的美是不应湮灭的，这里自然包括好的散文。

《我十四岁》结尾写道：“让我们去理解他留给我们的诗吧。”

也让我们去理解那些好的散文吧。

前 言 石南征(1)

米·普里什文

大地的眼睛(选译)

..... 非 琴译(1)

亚·勃洛克

异教徒的忏悔 孙美玲译(46)

不曾被爱过的女人的日记

..... 孙美玲译(58)

安·阿赫马托娃

自传随笔(选译) ... 刘文飞译(67)

鲍·帕斯捷尔纳克

书简四篇 刘文飞译(84)

奥·曼德里施塔姆

人道主义与当代 刘文飞译(103)

词和文化 刘文飞译(107)

伊·爱伦堡

1936 年至 1939 年西班牙

通信选 戈宝权译(114)

马·茨维塔耶娃

书简六篇 刘文飞译(128)

康·帕乌斯多夫斯基

梅晓拉 述 弢译(148)

沃罗涅日的夏天 述 弢译(166)

奥·别尔戈利茨

白天的星星(选译) ... 李毓榛译(173)

尼·费德林

与阿赫马托娃一起译《离骚》

..... 乌兰汗译(193)

谢·扎雷金

我的诗人(选译) …… 刘 芭译(214)

亚·雅申

请尝花楸果 …………… 葛 军译(238)

送兵出征曲 …………… 斯 力译(253)

穆·卡里姆

漫长漫长的童年(选译)

…………… 力 冈译(258)

拉·加姆扎托夫

我的达吉斯坦(选译) … 周清波译(278)

维·阿斯塔菲耶夫

托尔斯泰——神圣的名字

…………… 李景阳译(301)

最难忘怀的酬报 …… 李景阳译(306)

惊惧 …………… 李景阳译(310)

弗·索洛乌欣

弗拉基米尔村路(选译)

…………… 白春仁译(313)

尤·邦达列夫

瞬间录(选译)

…………… 凌 宜译(339)

瓦·别洛夫

和谐——民间美学特写(选译)

…………… 任光宣译(355)

安·沃兹涅先斯基

我十四岁 …………… 李 海译(380)

瓦·拉斯普京

贝加尔湖啊,贝加尔湖 ……

…………… 程 文译(395)

米·普里什文

大地的眼睛(选译)

米哈伊尔·米哈伊洛维奇·普里什文(1873—1954),俄罗斯著名作家。出生于商人家庭。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农艺专业。从事过农艺研究,当过农艺师,后来转而研究民间文学和人种志学,并投身文学创作。一生贴近大自然,观察敏锐。精于散文,文笔隽永。高尔基称之为“诗人和哲人”。1906年他根据在北方旅行的印象,写成特写集《在飞鸟不惊的地方》,得到文学界肯定。以后写有特写集《亚当和夏娃》(1909)、《黑色的阿拉伯人》(1910)等。十月革命之后,发表有散文集《鞋》(1923)、《大自然的日历》(1935);中篇小说《仙鹤的故乡》(1933)、《人参》(1933);散文诗集《叶芹草》(1940)、《林中水滴》(1943);童话《太阳宝库》(1945)等。自20年代开始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《恶老头的锁链》,但直至去世未最后完成。身后根据其遗稿整理出版有

散文集《大地的眼睛》(1957)。

作者的话 (代序)

我的全部道路就是从孤独走向人间。

我是这样一个作家,他写书就像是为自己的后辈写一篇关于心灵的遗嘱,为的是让他们能理解他自己所不理解的东西,并吸收它,从而受益。

隐约有这么一个想法:丢开一切多余的东西,汽车、猎枪、狗、摄影,而只从事一件事,为的是能够勉强“收支相抵”,也就是借助自己的全部日记,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。

我说关于自己,并不是为了自己,因为我是根据自己来认识别人和大自然的,如果我写上“我”,那么这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我那个“我”,而是从事生产的“我”,和我个人那个“我”的区别,就像如果我说的是“我们”一样。

日记中我那个“我”应该和艺术作品中的“我”一样,也就是照永恒的镜子。

通向友人之路

1946

我们寻找该在哪儿安家。

追 随

有这样的情况,某人在积雪很深的雪地里穿过,结果他并不是白费力气。另一个人怀着感激之情顺着他的脚印走过去,然后是第三个、第四个,于是那里已经可以看到一条新的小路。就这样,由于一个人,整整一冬就有了一条冬季的道路。

可是有时候一个人走过去了,脚印白白留在那儿,再没有任何人跟踪走过,于是紧贴地面吹过的暴风雪掩盖了它,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。

大地上我们所有的人命运都是这样的:往往是同样劳动,运气却各不相同。

爱的起源

花园里百花盛开,每个人都在花园里饱餐花香。人有时也好似百花盛开的花园——他爱所有的人,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爱的怀抱之中。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:她爱大家,爱每一个人,但不为任何人花费。当然这还不是爱,这多半是心灵原封未动的宝藏埋藏在心底,而爱正是从心灵发源的。

爱的起源在于关心,然后是选择,然后是成就,因为无所事事的爱是毫无希望的。

然而我觉得,发源于百花盛开的花园的爱,好像一条小

溪——爱的小溪经受过必不可免的考验，理应流入大洋，大洋犹如百花盛开的花园，它所以存在，正是为了大家，为了每一个人。

幸 福

昨天我在公园里被妇女们包围了，她们认出了我，于是表示对我的爱戴之意。

“您大概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吧？”有一个问。

“不会不受欺凌的，”我回答，“不过对我来说，幸福不在于童年，而在于我避开了自己所受的欺凌。”

我们大家都应舔净自己的伤口。伤口愈合了，也就幸福了。我们应该创造自己的幸福。

不错，幸福当然是必需的，不过是什么样的幸福呢？有一种幸福，纯属偶然，这就不要谈它了吧。多想让幸福的到来就像建立功勋一样啊。

你看，我的朋友，这当然是我的幸福。不过难道我还配得到它吗！从多么遥远的年代以前我就为了这样的幸福而备受煎熬，有多少岁月我在顽强的劳动中避开我个人所受的欺凌，我获得了社会的承认，可是我什么没有忍受过啊！

不，不！我是应分得到自己的幸福的，如果每个人都能作出这么大的努力，以避开自己所受的欺凌，那么几乎每个人都是幸福的。

我说“几乎”，因为并不是全部生命之力都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，所以人们才说“没运气”，或者“谁也没有把握说绝不会坐牢，绝不会乞讨。”

人们的幸福有时会“出现”，而欢乐却只能获得。